



皇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四

張載 橫渠先生明公

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後寓鳳翔 嘉祐二年登進士第
爲祁州法遷丹州雲岩縣令除渭州僉判 熙寧二年
冬被召除崇文校書明年移疾歸十年春復召還同知
太常禮院議禮不合復以疾歸卒年五十八

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 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
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
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
愛之猶未以爲是也又訪諸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 嘉
祐初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李先生淡然自信曰吾道自
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

呂與叔作行狀一作盡弃其孝孝焉尹焞言之伊川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孝於願兄弟無是事須年屬與叔刪去之不謂尚存幾於無忌憚矣

尹焞云先生昔在京座虎皮說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先生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在雲岩政先敦本善俗知京兆王公樂道延致郡李先生教人以德語孝者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聞法語亦多從之者

神宗即位二年呂晦叔薦之曰張某孝有本原西方之孝者皆宗之上即命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池曰見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

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

命校書崇文辭復按獄浙東或曰張公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皋陶猶獻囚此何傷獄成還朝會第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

歸居于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

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

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
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
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
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孝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
少者潤澤華葉耳

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
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者舉而措之耳
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
畫爲數井推先生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皆有志未就
公去朝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孝以知人而不知天
爲賢人而不爲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孝

尊禮貴德安命樂天時以爲難公持論不變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
大要正己以感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
論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
色答問孝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
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曰某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
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

公卒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溫公溫公
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
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
由失以謂士之有諫自孫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

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
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
子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
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
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

明道詩哭之曰歎息斯文約共脩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
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季求千古声名聯棟壘二年零落
去山丘寢門動哭如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朱晦翁贊之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
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先生言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義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
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孝者但

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中瑩然
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只略言之死之事
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
銳然欲孝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
顏子然恐未如顏之無我

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答曰此非難
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
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朱子云橫渠此意正要孝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
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

又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朱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
孝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
欲擺脫亦被它自來相尋

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
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
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
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
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孝易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
是進

朱曰近覺先生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
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
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
有益

又曰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

朱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
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
長同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
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孝者常喚令此
心不死則日有進

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朱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
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
生以道自任之意

明道曰子厚以禮教孝者最善使孝者先有所據守子厚則高才其孝更先從雜博中來

伊川曰子厚謹嚴終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上蔡云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孝个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有多少病在

又云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人就上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孝無傳之者

明道嘗與橫渠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砥惠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事

端不若止曰東西銘

明道曰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之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西銘原道之宗祖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觀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

淳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論弘毅曰西銘言弘之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孝者所未到

伊川語

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孝者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使達天德

問西銘如何伊川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
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
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
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
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伊川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
伊川荅之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推理以
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
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
間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
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

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
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伊川荅先生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
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
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
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
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自軒與朱子書曰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
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為孝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
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
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
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以止私勝之

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朱子答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而蔽之矣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枯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

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己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尔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思得因其說而遂言之朱曰真既爲西銘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伊川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說伊川蓋亦未之許也 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

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後足不可以納冠蓋即躰而言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合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欤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理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個氣下並朱子語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

乎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西銘一篇正在天地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

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貌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

西銘有个劈下來底道理有个橫截斷底道理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蒙令截斷橫看後來見得

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癯殘疾皆如兄弟顛連而無告乃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閭室不媿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謂之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享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或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說盡西銘之意矣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這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理

問穎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
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
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失
處若天道純然則無失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
問無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
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
聽受之

問西銘只是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
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

問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曰西銘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爲
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
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指天下

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不得不殊矣故以
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
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
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
者也又以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
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
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
自然古今不易之理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
以強此而弱彼也

問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
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
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以爲充得盡時便

是聖人恐非專爲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爲仁分殊爲義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個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

西銘理一而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並朱語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却如此不熟上蔡語錄

問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本只是一个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躰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四時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這個便是那太虛

只是便雜却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

人物各具當然之朱子語

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便是圓圈裏陰陽靜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虛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

論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大虛虛空云者正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个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

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

又曰虛是說理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

問說太和所謂道一段考索許多亦好其後乃云不如野馬紛紛不足謂之太和却說倒了曰彼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何異

問正蒙中說得有病心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他是見得差

正蒙是窮盡萬物之理

熹自十四五時讀程子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云

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

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橫渠用工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工要當如此也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並朱子語

張戩

字天祺橫渠之鄉登進士第調陝州閩縣簿移鳳翔普
潤縣令改知懷安軍金堂縣轉太博熙寧二年爲御
史裏行明年出知公安縣改夏縣監鳳翔司竹監九年
卒年四十七

知金堂誠心愛人既去而人思之

熙寧初以御史乃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于上
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

當自朝廷始

王安石變法公上疏論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
不報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

韓絳代陳升之領條例司公言絳左右徇從王安石與爲死

黨遂參政柄李定諂佞自幕官擢臺職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得李定之比繼繼其來茅蘖浸盛臣豈敢愛死而不言哉又言呂惠卿刻薄辦急假經術以文飾姦言附會安石惑誤聖聽不宜勸講君側章十數上最後言人主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授臣人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詣中書爭之聲色俱厲公亮俛首不荅安石以扇掩面而笑公曰某之狂直宜爲參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矣

日錄云公爲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公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所爲事耳豈惟戩戩天下誰不笑之者

嘗與介甫爭辨因舉經語爲證介甫曰安石却不會讀書

却會讀書公不能荅伊川曰却不向道只這个便是不會

讀書

公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

橫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儆而勇於不屈在孔明之列宜與子夏相後先

伊川云天祺有自然德氣似人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

言行外四卷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之五

邵雍 康節先生

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又徙共城三十歲來遊于洛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 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之授試將作監簿 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潁州團練推官三辭不獲而後受命終稱疾不之官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特賜諡

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會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

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孝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
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
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
在洛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
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
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
之廬先生德氣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
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
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先生之孝得之於李挺之
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先生淳一不
雜汪洋浩大其所自得者多矣

覃思於易夜不設席旦不再食三年而孝以大成大名王

天悅瑰偉博達之士也精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
之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於書
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
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
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日則焚香獨
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樹
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
康濟自家身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
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
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
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

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
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
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
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
務者不能及也

與富文忠早相知富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爲我問
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
居之志田爲先生言先生不答以詩謝之曰相招多謝不
相遣將謂曾中有所施若准豈能禁吏責既閑安用更名
爲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
病夫無以繫安危富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
舉遺逸富意謂河南必以先生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

府禮召見先生先生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富不樂
乞再舉遺逸從之王拱辰尹洛乃以先生應詔潁川薦常
秩皆先除試將作監簿先生與秩皆不起富時已丁憂去
位矣 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擇皆薦先生
時歐公喪政素重秩故潁州再薦秩先生除秘書省校書
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
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
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老
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秩以職官起時王
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
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 帝浸薄之
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

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縮褐見卿相不易也温公依德記作深衣冠者中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御樂園則衣之嘗謂先生曰先生可衣此乎先生曰人為今人當服今人之衣温公歎其言合理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嘗過士友家書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題詩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歌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温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

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富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先生天津隱居相邇富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先生曰公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富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先生一日過之富作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富嘗令一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先生論天下事富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先生不為起徐指一蒼頭戲富曰忘却拄杖矣富常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

不爲他人做了鬱，何益富矣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富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富一日有憂色先生問之富曰先生度公之憂安在先生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富曰然先生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富謂先生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溫公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顯開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富果往後先生因見富謂曰聞上欲用裴魯公禮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其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

乃不可乎富警其未之思也富以先生年高勸李修養先生曰不能孝人胡走亂走也

熙寧癸丑王首龍

仲賢魏公客也因入洛見先生出魏送行

詩顏體大書極奇偉先生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李書妨孝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孝人飲酒須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洛之交遊年長者拜之年等者友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惟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會有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醪會每

出入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至

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先生以至誠為之
開諭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先生所居安樂窩以待其來謂
之行窩故其沒鄉人挽詩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
十一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

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
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
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
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
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鸛鵠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
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
初其言乃驗

謂 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
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
葉五百年無心腹患

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溫公曰雍欲
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生亦常事
耳張橫渠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不當推之先生
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
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
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孝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
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先生已知
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生
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

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
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
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
况能使人行也辯惑

明道言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
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
於儒術未見所得

又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諢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
是蓋猶有意也此之常人甚懸絕也他疾甚革願往觀之
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事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
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獨上生我亦

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中便
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

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公事堯夫曰我將為收却幽州也
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
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
昏便如此又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
平生只守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孝者不必孝他但
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靠孝也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請益于朝常博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孝
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孝者之患在於好惡
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
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

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
以自名也其李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
大不見主角其自得深矣云云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能
固所守曰節

按晁以道集叔弼後謂以道曰蔡從母王官徽夫人得疾
洛陽先妣夫人亟以蔡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
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吾見之蔡既至洛求教先
生特為蔡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指送猶曰足下其
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蔡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
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
也後二十年蔡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
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

也

張嶠述其行略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
蘊明皇帝主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
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
躰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
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
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
矣

明道銘其墓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
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沃以
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云云

晦庵贊其書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无際

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間中今古醉裏乾坤

二程侍太中公訪先生於天津之廬先生携酒飲月波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謂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子曰天下之事願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願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愕然稱善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數于伊川伊川荅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二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

嘗一字及數

先生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先生與章同會章議論縱橫不知敬先生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因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在爲甚詳先生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者知花之次也見梧蕾而知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說乃是知花之下也章慙服嘿然趙因謂章從先生享章從先生游欲傳數季先生謂章須十年不仕宦乃可享蓋不之許也

上蔡云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将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或問邵所享何如謝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

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孝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却堯夫
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脩短筭得來無毫
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
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欲數傳與其兄弟
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孝須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孝於李挺
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欄坐必拜欲孝堯夫亦必
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
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
不濟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
問明道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者如此
伯溫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孝先君略為開其端倪和叔援
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孝未有許多言語且

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孝此和叔留別詩有圯下每慙呼孺
子床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
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材業尤須惜慎勿輕為西晉
風

上蔡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孝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程曰顛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或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朱子曰便是他有些子
這個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常說老子得易之體
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程子謂其不雜以今觀
之亦恐未然

程曰堯夫放曠

又曰堯夫猶空中樓閣

朱子曰程子稱之言看得四通八達

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

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蒲懷都是春又曰梧桐
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
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
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
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
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

堯夫之亨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此四
者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
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

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須信
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
來並程語

朱子曰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問它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朱曰也是見得眼前
這一个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
些子若不然却淺陋了

問康節心曾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曰他是甚麼樣工夫
下並朱子語

問近日孝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
夫爲人如何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它曾襟中有這個
孝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却

博个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
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言康節為人須極會處置事為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
置得別蓋它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
了心它用心都在緊要上為它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
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
之必見其灯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
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此

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其先後緩急莫不有
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康節甚喜子房以為
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躰孟子為得易之用合
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

康節詩儘好看問舊見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鏡大無倫盡

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

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子發作也

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

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个而消息盈

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

邵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真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使不攻心

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

先生誦其詩云施為欲作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

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
者便須百碎

問邵詩云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之

云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說陰陽否否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生人陰生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或誦其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着工夫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對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生嘿然問康節男子吟曰詩乃是說他先天圖數之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

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以爲五行而遂自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

周子從理處觀邵子從數上觀皆只是此理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爲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故外他邊生者即是陰根陽根陰這個有對從中出即無對

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不知其然否曰也不

見得如何但圓圖是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依
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物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
恁地轉去底是偶便有些豈不甚依他當初畫底然伏羲當
初也只見箇太極下面有個陰陽便知是一生二二又生
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

先天圖一日有一個恁地道理一月有一個恁地道理以至
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道理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三萬
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圈
子都從復上推起去

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
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

而人物之生死 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

先天圖傳自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
契所言是也

邵子天地定位不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以圖之義

此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已有只是祕而不傳

問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乎心何也曰其中間

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

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

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只說圓圖又云文王八卦

應地之方這是見它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四角

似那云云意思

問邵之學似揚雄如何曰數言

喜着康節易者都着別人底不得它說那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人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揚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箇他却識只是以三爲數皆無用了他也只是見得一箇底道理後人便都無人識

太元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六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四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九所以準八十四爻無非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州是加倍之法

康節其初想只是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轉久之理自透徹想見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

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是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旣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見得一個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說它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者也

問康節數李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本於明理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它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

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繞到二分以
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个始卦來蓋緣它於起處推將
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
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

問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東與橫渠
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它說看人謂此便見伊川
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伊川之學於大體瑩徹而小節目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
物之變而大體乃有未粹

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
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

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皆是自東邊來始在西是
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
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問程子所謂易只說反復往來
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邵
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言都不
曾去問他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它也從一陰一陽起頭
它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
八卦它說這易將那元亨利正全靠著那數三百八十四
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大密了易中只有个奇偶之數是
自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著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
程不肯問他孝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

須要先揲著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
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
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
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大陽大陰少陽
少陰大剛大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亦是無他肯
中所見

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遂穰侯經世書
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來

皇極經世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問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子皇極
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
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

十二萬六千九百年爲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曰十
二而三十自三千而十二至堯時會已在巳午之間今則
及未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

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爲二
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又從
裏面細推去

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金否曰他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
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

邵之孝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

邵之孝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又云其詩多說
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先生曰這人未說聖人只
頌子之樂亦不恁地

郡之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

康節之孝挾摘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

康節之孝本於明理

因論其孝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个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眾人紛拏擾擾時它自在背

處

莊子比康節見較高氣較豪康節又有規矩

或問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

惠迪吉從逆凶蒲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安

能知耶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關者術

者遇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它說相應不念則說不應問

姓幾畫口中默數則它說便着不數者說不着

邵雍

第五卷

三

三

